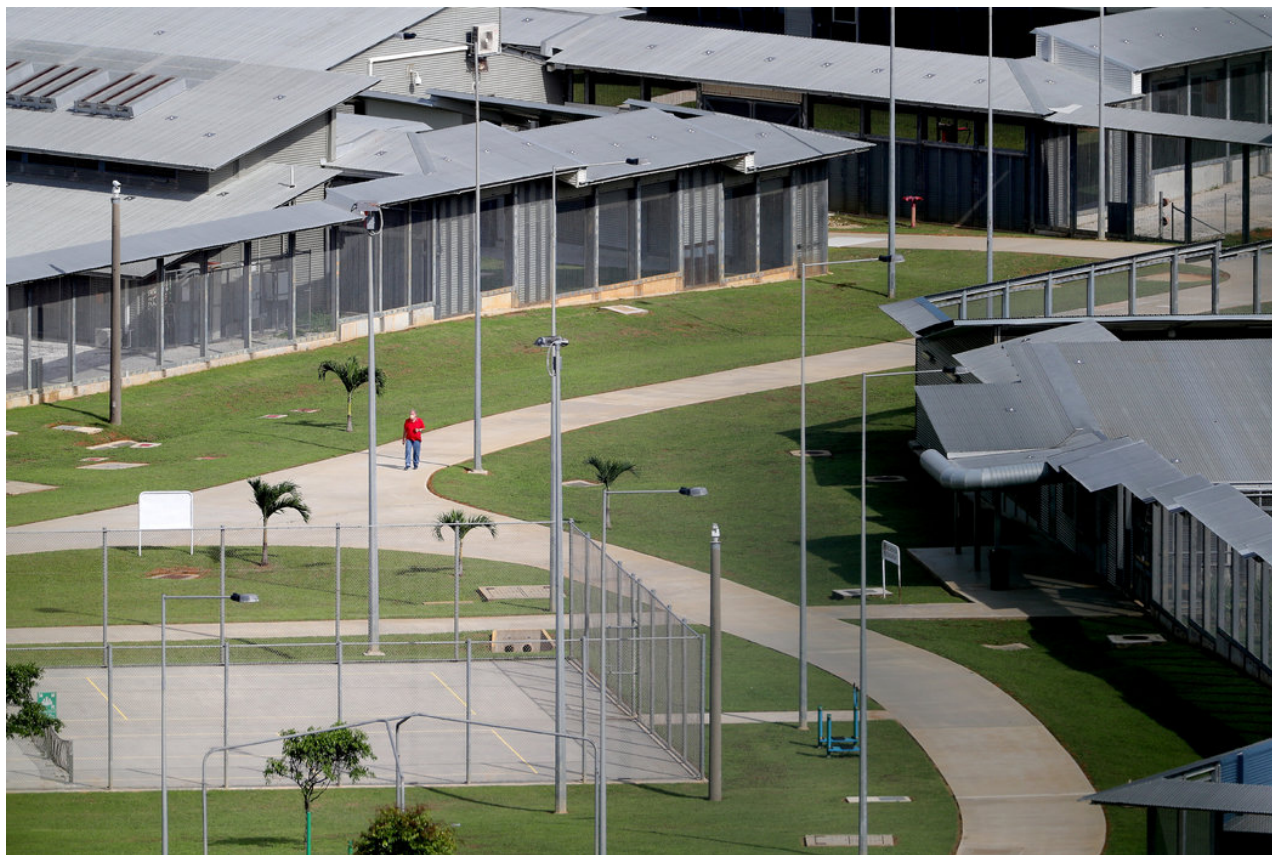


澳大利亚圣诞岛上的隔离生活

cn.nytimes.com/asia-pacific/20200207/coronavirus-quarantine-australia/

ISABELLA KWAI 2020年2月7
日

February 7,
2020



圣诞岛移民拘留中心，从中国武汉撤离的澳大利亚人被隔离在这里。Reuters

建筑物外墙的钢材有些可能生了锈。Wi-Fi不稳定，尤其是在用餐时间，他和其他人会在那个时候试图与家人和朋友联系。晚餐稀软无味，至少周二是这样，那是他在那里度过的第一晚。

广告

这个来自悉尼的22岁学生，是上周从中国起飞并被带到圣诞岛的大约270名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之一。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周二表示，没有一位撤离者的病毒测试呈阳性。

政府决定在一个通常用来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中心将他们隔离两周，而非澳大利亚大陆上有更好设施的军事基地，该决定遭到了卫生专家的批评。尽管一些撤离者说该中心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糟，然而黄大伟说，他个人觉得隔离环境是可以忍受的。

黄大伟说，尽管有旅行者发现了床上的死飞蛾和地上的死蟑螂，并且在中心第一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扫，但他说他并不是很介意。

“房间脏当然不好，”他在电话中说。“但我认为，他们要安排这么多的家庭，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是很重要的。”

黄大伟说，中心工作人员对撤离者的要求一直在作出回应。他们在饭菜中添加了更多的水果和蔬菜，分发了肥皂和香烟，以及防晒霜、短裤和凉鞋——比他们从中国带来的衣服更适合热带岛屿。这里有Xbox 360游戏设备，其中一些撤离者正在用它打发时间。

进入隔离的人得到带有二维码的腕带，扫描腕带可以获取他们的医疗记录。每天，戴着口罩和全面医疗防护装备的医生都会为他们测量体温。

这些家庭被分成两人一房间。黄大伟和父亲住在一个房间里，而他的母亲和兄弟住另一间。房间里有双层床和书桌。淋浴和卫生间为共用设施。

黄大伟和家人是周日从湖北省襄阳市出发的，那里距受病毒感染最严重的武汉约三个小时路程。他们在上个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去那里探亲，当时当局为了抑制疫情蔓延，对襄阳实施了封锁。

当这家人决定离开时，他们给中国和澳大利亚官员打了一系列电话，收到了允许他们通过多个检查站去往武汉机场的文件。飞机首先降落在西澳大利亚州的里尔蒙斯空军基地。之后，乘客被转移到另一个航班，飞往圣诞岛。

广告

在那里，由于担心感染，黄大伟大部分时间都独处。

每天醒来后，他都会来到室外，在高高的栅栏包围的空间里散步。早餐和医疗检查后，正在学习游戏开发的黄大伟回到他的房间，在那里玩几个小时电脑游戏。然后他再去散个步，查看他的社交媒体帐户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的母亲一直在教他如何读写汉字。

“日复一日，”他说。“这就是我的每日安排。”

黄大伟说，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处理在一个陌生岛屿上的孤独感，而且他想念在悉尼的朋友。

“非常非常想家，我想这也是我的家人和其他几家人的状态，”他在Facebook Messenger上写道，很快，互联网似乎又断了。